

金罕

／于力工

第一次聽金罕講道是一九三九年秋季，在伯特利聖經學院求學期間。也是中日戰爭期間。沿海一帶的大城市，均已陷落在日軍手中，宋尚節在南洋一帶工作，後來因腸癌修養在北京香山直到歸主，我曾讀過他在病床上發出的代禱信。計志文牧師在內地一面領會，一面辦理孤兒院的工作。趙世光牧師已離開上海虹口宣道會，自己創立了靈糧堂。趙君影、石醒吾（即石新我），顧仁恩（默片時代一位電影明星，後悔改，奉獻作傳道，也到處主領奮興佈道會），由香港，經河內往雲南昆明，西南一帶工作。王明道仍在北京，已受到日軍的監視，因為他不願，而且拒絕參加「基督教大同盟」這樣的組織。因為在聚會時，要向天皇鞠躬。這種同盟，很多是協進會人士，是信仰自由派。那時在沿海一帶比較活躍的就是金罕、徐保羅（其父原為江蘇六合貴格會的傳道人，徐保羅卻信佛出家作了和尚，他的自傳，宇宙光出版社已出版），咸慶才、竺規身……等人常被邀請往各教會主領聚會。

第一次看到他，身高四尺餘，肥胖、臉圓

身圓，雙手如嬰兒之手，看見他你自然會發出微笑。他講起道來，風趣有味，非常幽默，聽的人「要有睡覺的恩賜」才會打盹的。那時的奮興家像是宋尚節、計志文、趙世光……每逢講道，常有哄堂大笑之事，大笑之後緊跟著是聲音誠懇，眼中含淚，諄諄勸告，或是呼召。那時，講台上沒有音響設備，講員都大聲講道，又無丹田之氣的運用，多是聲嘶力竭，但是金罕例外，他的聲音清脆，鏗鏘有力，在他講道時還提及他不少的人生經歷，生活見證，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。原來他喜觀京劇，也有研究，常作清唱，這才明白他聲音清脆洪亮的背景。

他在末信主前，因為遭遇不順，而無法解脫，決定自殺，獨自一人，往河邊，預備投河自盡。最後他跳下河中，那知跳在水牛背上，水牛從水中浮起，結果自殺不成。他是在這樣灰心喪志之時而蒙恩得救的。

那一次來伯特利聖經學院講道時，特別加重語氣，說作傳道的人，講道解經要準確仔細。

提及一個例子，一般人常會說，耶穌降生在馬槽中，請你們看聖經，說時，便把聖經翻到路二六節，請大家讀「就生了頭胎的兒子，用布包起來，放在馬槽裡，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」，讀完之後，他用質問的口吻來問。一面問，一面在台上表演式的行動，他把兩手伸開，身子向台前靠攏「難道馬利亞，身懷重孕爬上馬槽生耶穌？」由於他人矮胖，叫我們不禁大笑。但是他態度嚴肅，「這不是好笑的事，我們讀聖經，解聖經，引用聖經，要謹慎，要準確……」這一番話，給我們的印象很深。這樣的教導，深印在心中。對於神的話，聖經的記載，閱讀，講解，要認真。

這次早禱時的講道，使學院主持人，對他有好的評估，便在最後一天宣佈請他在來年夏天（一九四〇年）香港九龍的夏令會和張學恭牧師一同來主講，這一夏令會是伯特利主辦的，不是港九培靈會；而張學恭牧師是當時山東滕縣華北神學院的院長。

開會前，伯特利聖經學院院長命我作紀錄。張牧師講詩篇廿三篇，每一堂講一節。他的講道，和他的性格一樣，台風甚穩，雖然山東口音，一句一句的講出，容易翻譯（成粵語），為我紀錄更容易，他的講道十足的是經院派，講章內容，條理分明，而且是當時流行的講法，與宋尚節、計志文、趙世光截然不同。而且像是舊約章回小說，有條不紊，而每完成一段，張牧師會說「有詩為證」，幾十年前的傳道人，在學歷學位上沒有什麼，但是在中文詩詞歌賦有相當造詣，在英語上，少有研究，張

對肉體說

「不」

／楊百合

牧師慕迪聖經進修，那天講道中，引用了一句英文，起先我聽不懂，他說我去慕迪聖經學院，一進門口，有一句話寫著說，「其不斯，斯賣亞」，我這記錄的人，一時摸不著頭腦，不知如何紀錄，等他解釋後，才知道是「Keops Smitie」，原來他用山東語音來讀英文，他所著「個人佈道一書」非常的有份量。則作別論。

散完會，大家在一起用午餐，我能奉陪末座引以為榮，金罕聽了張牧師講道，便向他說：「我不是一個科班出身的傳道人，沒有受過神學教育，我拜你作老師，請教我講道」，張

牧師連聲說：「不敢，不敢」金罕再三請教，對他今早講道的批判，張牧師才說：「金弟兄，你今早不是講道，不是講聖經，你是在講故事。一個鐘頭的時間，你用了五十二分鐘故事。講道是講傳神的話語……」金罕速速對張牧師說：「多謝老師指教。」

過了幾年，抗戰勝利，我被趙君影牧師派往華中區（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江西）作學生工作，在華中時，也請了金罕來講道，果然判若兩人，感力未減，而內容更加豐富。後來我在台灣會見徐萬黎牧師，他常口口聲聲說，我

是金罕講道時奉獻的，蒙呼召作傳道的。

大陸未變色前，他的腳蹤遍及沿海各城市，到處被請領會。他不作自我宣傳，也不作工作報告，神會記錄他工作的果效，五十年代後，不再遊行工作，他在杭州一個期間作靈糧堂的牧師。

在上海期間，他也與徐復生（貴格會的背景，在美讀過神學，回國後也會在伯特利教會、聖經學院工作）等在德國教堂同工。他是那一時代神所用的一位僕人。

求必應」，就會落到「體貼肉體」的地步。

保羅說：「我們並不欠肉體的債，去順從肉體活著。」（羅八12）

禁食禱告時，肉體不斷地提出要求——吃喝，你不斷地拒絕，一段時間後，它就安靜下來。這時，你的禱告十分通暢，感覺到與主親近的甜蜜，禱告比平時更有能力。

禱告的攔阻之一是自己的「肉體」。我們記得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時，看見門徒卻睡著了，就對彼得說：「怎麼樣，你們不能同我做醒片時麼？總要做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；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」（太二十六40、41）、心靈願意禱告，但肉體卻不「合作」——肉體要求舒適的享受：睡覺。

難怪保羅對肉體有這麼嚴厲的操練：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……」（林前九27）讓我們藉著禁食禱告，操練「叫身服我」的功課。

禁 食禱告的觀念，對大多數的基督徒來說，不會陌生，但到底落實多少，操練了多少？

「至於這一類鬼，若不禱告禁食，它就不出來。」（太十七2）耶穌說這句話的背景，是因為有人把患了癲癩病的兒子帶到耶穌的門徒那裡，他們不能醫治他。而耶穌斥責那鬼，鬼就出來，從此孩子就痊癒了。門徒就問耶穌：「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呢？」耶穌就說

出上述那句話。

耶穌自己本身有四十晝夜禁食（禱告）的體驗。（太四2）祂當然了解禁食禱告是怎麼一回事。

禁食禱告，爲了禱告——親近主，暫時放下合理的權利——飲食。

禁食是對肉體說：「你暫時放下你的要求。」肚子餓了，肉體要求吃喝是合理的要求。不過，肉體對我們的要求，如果我們「有